



陳眉公訂正風月堂詩話卷之上

宋 朱 弁少章 著

明

陳繼儒仲醇

全校

流道明于毀

魏曹植詩出於國風晉阮籍詩出於小雅其餘
迺相祖襲雖各有師承而去風雅猶未遠也自
魏晉至宋雅奧清麗尤盛於江左齊梁已下不
足道矣唐初尚矜徐庾風氣逮陳子昂始變若
風月堂詩話卷上

老杜則凜然欲方駕屈宋而能允蹈之者其餘
以詩名家尚多有江左體制至五季則掃地無
可言者唐人尚不能及況晉宋乎晉宋尚不能
及況風雅乎

詩人勝語咸得於自然非資博古若思君如流
水高臺多悲風清晨登陟首明月照積雪之類
皆一時所見發于言辭不必出於經史故鍾嶸
評之云吟詠情性亦何貴乎用事顏謝椎輪雖

表學問而太始化之。寢以成俗。當時所以有書
鈔之譏者。蓋爲是也。大抵句無虛辭。必假故實。
語無空字。必究所從。拘攣補綴。而露斧鑿痕迹。
者。不可與論自然之妙也。詩之重用韻音同義
異者。古人用之無嫌。如民勞詩一章用二休字。
韻是也。後人狃於科舉之習。遂不敢用。唐韓退
之荅張徹詩用二庭字。石鼓詩用二科字。老杜
夔府書懷詩用二旋字。卽其例也。

風月堂詩話卷二

二

詩人體物之語多矣。而未有指一物爲題而作
詩者。晉宋以來。始命操觚而賦詠興焉。皆倣詩
人體物之語。不務以故實相夸也。梁庾肩吾應
教詠胡牀。云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
已正文。斜體自平是也。至唐杜甫詠蒹葭。云體
弱春苗。早藁長夜露多。則亦未始求故實也。如
其他詠薤。云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筍。頭黃梁云。
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則於體物外。又有影

寫之功矣。予與晁叔用論此。叔用曰：陳無已嘗舉老杜詠子規云：渺渺春風見，蕭蕭夜色棲。客懷那見此，故作傍人低。如此等語，蓋不從古人筆墨畦徑中來，其所鑄裁，殆別有造化也。又惡用故實爲哉。

詩之句法，自三言至七言，三百篇中皆有之矣。三言如麟之趾，夜未央，從夏南思無邪之類是也。五言如誰謂鼠無牙，胡爲株林或燕燕居息。

風月堂詩話卷上

三

或盡瘁事國之類是也。七言如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學有緝熙于光明之類是也。而世之論五言則指蘇李論，七言則指栢梁爲始，是不求其源也。然世多作七言五言而三言四言類施於銘頌之中。雖間有用七言者，獨於韓吏部蘇端明集見之前輩云：按栢梁之體，句句用韻，其數以奇。韓蘇亦皆如此。然歐公作孫明復墓誌，乃與此說不同。又未知如何也。豈

歐公特變前人法度欲自我作古乎當更討論之耳

道林嶽麓寺老杜詩云宋公放逐曾題此物色
分留遺老夫監察御史唐扶詩云兩祠物色採
拾画壁間杜甫真少恩宋考功以詩在天台時
與沈詹事齊名唐扶詩亦有聞于世今觀甫所
自述及扶詩之語則是宋之間猶有未道盡處
扶雖冥搜不能出其右

風月堂詩話卷上

四

韓昌黎謁衡岳廟詩云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
環鎮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
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我來正
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
豈卽正直能感通須臾淨掃衆峰出仰見突兀
撐青空東坡作退之廟記云公之精誠能開衡
山之雲卽取此詩也其議論雄偉讀者皆竦或
謂坡取此似傷於太易予曰三百篇詩中有婦

人女子自言志者仲尼不剛去以垂訓後世乃獨疑坡之于退之乎況坡所閱文字過眼無遺者他人縱時有所採不過蓄以爲詩材耳必有未作大碑版而能取之以爲議論者此便是坡不可及處君又何病哉

長安太一湫林木陰森水色湛然魚游水面不怖人人莫敢取者林間葉落鳥輒銜去遠棄之終年無一葉能墮波上者韓退之詩云魚蝦可

風月堂詩話卷二

五

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爭銜彎環飛投棄急哺驚蓋實載其事自唐以來已如此今人所傳非過論也驚音寇鳥子生哺者

韓退之云餘事作詩人未可以爲篤論也東坡以詞曲爲詩之苗裔其言良是然今之長短句比之古樂府歌詞雖云同出于詩而祖風已掃地矣晁無咎晚年因評小晏并黃魯直秦少游

詞曲嘗曰吾欲託興於此時作一首以自遣政使流行亦復何害譬如雞子中元無骨頭也

歐公評聖俞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以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詞非一體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又爲人樂易未嘗忤於物至於窮愁感憤有所譏罵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驪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

風月堂詩話卷上

六

子者也

歐公居穎上申公呂晦叔作太守聚星堂燕集賦詩分韻公得松字申公得雪字劉原父得風字魏廣得春字焦千之得石字王回得酒字徐無逸得寒字又賦室中物公得鸚鵡螺盃申公得麈壺劉原父得張越琴魏廣得澄心堂紙焦千之得金星研王回得方竹杖徐無逸得月硯屏風又賦席間果公得橄欖申公得紅蕉子劉

原父得溫柑魏廣得鳳棲焦千之得金橘王回
得荔枝徐無逸得楊梅又賦壁間画像公得杜
甫申公得李文饒劉原父得韓退之魏廣得謝
安石焦千之得諸葛孔明王回得李白徐無逸
得魏鄭公詩編成一集流行于世當時四方能
文之士及館閣諸公皆以不與此會爲恨

聚星堂詠雪約云玉月梨花練絮白舞鶴鷄等
事皆請勿用杜祁公覽之嗟賞作詩贈歐公云

風月堂詩話卷上

七

嘗聞作者善評議詠雪言白匪精思及窺古人
今人詩未能一一去其類不將柳絮比輕楊卽
把梅花作形似或夸瓊樹闔玲瓏或取瑤臺造
嘉致散鹽舞鶴寔有徒吮墨含毫不能旣深悼
無人可踐言一旦見君何卓異又云萬狀驅從
物外來終篇不涉題中意宜乎衆目詩之豪便
合登壇推作帥回頭且報郢中人從此陽春不
爲貴祁公耆德碩望歐公爲文章宗師祁公禮

所宜厚然前輩此風類多有之所可歎息者後
來無繼耳

蘇子美竹軒之集皆當時名士王勝之賦詩人
皆屬和子美詩其略云君與我同好數過我不
窮對之酌綠酒又爲鳴絲桐作詩寫此意韻如
霜間鐘清篇與翠榦歲久日益穠惜哉嵇阮放
當世已不容吾儕有雅尚千載挹高蹤後月餘
一網打盡之語旣喧物論而梅聖俞爲賦覆鼎
傷衆賓之詩乃悟子美當世已不容之句遂成
詩讖亦可怪也

風月堂詩話卷上

八

見美叔秋監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
之識輔以家世文學乃作此等生活殊非我素
所期也吾嘗謂集古人句譬如蓬華之士適有
重客旣無自己庖厨而器皿肴藪悉假貸於人
收拾餽飭盡心盡力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
氣終是不去若有不速排闥而入則倉皇敗績

矣非如貴公子供帳不移水陸之珍咄嗟而辦也美叔深味其言歸告其子曰吾初爲戲不知貢父愛我一至於此也東坡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是伯倫他文字不見於世矣予嘗閱唐史藝文志劉伶有文集三卷則伯倫非無他文章也但酒德頌幸而傳耳坡之論豈偶然得於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乎

唐張司業籍得裴晉公馬謝詩云乍離華廐蹄

風月堂詩話卷上

九

猶澁初到貧家眼尚驚王介甫曰觀詩意乃是一匹不善行眼生駑馬耳我若作晉公見此詩當須大慚也或曰籍爲晉公所厚以詩謝馬必不敢爾況詩人用意不以此爲工自是介甫所以期籍者淺也

白樂天自中書舍人出知蘇州劉夢得外集有戲酹白舍人曹長寄詩言游宴之盛一篇破題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左司謂

韋應物也

晁伯宇少與其弟冲之叔用俱從陳無已學無已建中靖國間到京師見叔用詩曰子詩造此地必須得一悟門叔用初不言無已再三詰之叔用云別無所得頃因看韓退之雜文自有入處無已首允之曰東坡言杜甫似司馬遷世人多不解子可與論此矣

沈造嘗言湖陰有遺鞭驛蓋識晉明帝微行視風月堂詩話卷上

十

王敦營事也溫飛卿所賦湖陰辭刻石在驛中前後過客作詩甚多唯一篇最佳而不著姓名其詩云鷓船犀甲下荆州蜂目將軍擁碧油虎帳覺來驚日墮龍媒嘶去劇星流姦萌問鼎身何在計中遺鞭事可羞幽艸野花埋石徑無人爲作晉陽秋造爲新鄭令以差車運糧事不均力爭罷去已而朝廷知其愛民不屈俾還本任有識者稱其慈惠出於至誠以比古循吏造字

會送蔡之西平人霍榜擢第官止於奉議郎良可惜也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蒿師理閭楫歌嘯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險仍萬盤回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遠游令人疲衰疾慚加餐此水會渡詩也

東坡云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

風月堂詩話卷上

十一

千里山川在人目。古今詩人殆無可擬者。獨唐明皇遣吳道子乘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画無有曰在臣腹中。請及素寫之。半日而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其處。惟此可比耳。老杜劔閣詩云惟天有設險劔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宋子京知成都過之誦此

詩謂人曰此四句蓋劔閣實錄也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

溫飽未春風吹淚古藤州此黃魯直詩也魯直
作此詩時無已作正字尚無恙建中靖國間樓
異試可知襄邑縣夢無已來相別且云東坡少
游在杏園相待久矣明日無已之計至乃大驚
異作書與參寥言其事杏園見道家書乃海上
神仙所居之地也仙龕虛室以待白樂天之說
豈不信然耶

東坡知貢舉李豸方叔久爲東坡所知其年到

風月堂詩話卷上

三

省諸路舉子人人欲識其面考試官莫不欲得
方叔也坡亦自言有司以第一拔方叔耳旣折
號十名前不見方叔衆已失色逮寫盡榜無不
駭歎方叔歸陽翟黃魯直以詩叙其事送之東
坡和焉如平生漫設古戰場過眼真迷日五色
之句其用事精切雖老杜白樂天集中未嘗見
也

參寥自餘杭謁坡於彭城一日燕郡寮謂客曰

參寥不與此集然不可不惱也遣官妓馬盼盼持紙筆就求詩焉參寥詩立成有禪心已似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之句坡大喜曰吾嘗見柳絮落泥中私謂可以入詩偶未曾收拾遂爲此人所先可惜也

坡在餘杭日因會客以彩牋作墨竹贈官妓且令索詩於參寥參寥援筆立就其詩曰小鳳團牋已自奇謫仙重掃歲寒枝梢頭餘墨猶含潤風月堂詩話卷上

三

恰似梳風洗雨時

辯才大師梵學精深戒行圓潔爲二浙歸重當時無一語文章一日忽和參寥寄秦少游詩其末句云臺閣山林本無異想應文墨未離禪東坡見之題其後云辯才生來未嘗作詩今年八十一歲矣其落筆如風吹水自成文理我輩與參寥如巧人織繡耳

陳無已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子固曰二

人所得不同當各自成一家然晁文必以著書
名於世無已晚得詩法於曾直他日二人相與
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曾南豐又論詩無已
曰吾此一瓣香須爲山谷道人燒也

政和以後花石綱浸盛晁伯宇有詩云森森月
裏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
會須沉網取珊瑚人多傳誦伯宇名載之少作
閔吾廬賦曾直以示東坡曰此是家十郎所作
風月堂詩話卷上

十四

年未二十也東坡荅云此賦甚奇麗信是家多
異材耶凡文至足之餘自溢爲奇怪今晁傷奇
太早可作曾直意微論之而勿傷其邁往之氣
伯宇自是文章大進東坡之語委曲如此可謂
善成人物者也

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唯黃曾直詩
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曾直亦瞠若乎其
後矣或謂東坡過海雖爲不幸乃曾直之大不

幸也

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公處公爲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棐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千萬禁愈嚴而其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韻

風月堂詩話卷上

五

趙明誠妻李格非女也善屬文於詩尤工晁無咎多對士大夫稱之如詩情如夜鶻三遶未能安少陵也自可憐人更待來年試春草之句頗贈炙人口格非山東人元祐間作館職

參寥在詩僧中獨無蔬筍氣又善議論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鄙俚之言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爲

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他人豈可學邪？座客無不以爲然。

草木之葉大者莫大于芭蕉。晁文元詠芭蕉詩云：葉外更無葉，非獨善狀芭蕉而對之曰：心中別有心，其體物亦無遺矣。

聖俞少時專學韋蘇州。世人咀嚼不入，唯歐公獨愛翫之。然歐公之論不及者，蓋有深旨。後有知聖俞者，當自知之耳。

陳眉公訂正風月堂詩話卷之下

宋 朱 弁少章 著

明 陳繼儒仲醇

全校

沈啟先牖生

東坡南遷參寥居西湖智果院交游無復曩時
之盛者嘗作湖上十絕句其間一首云去歲春
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
浪蘂浮花懶問名又一首曰城根野水絳透沱
風月堂詩話卷之下

颭颭輕帆掠岸過日暮蕙蘭無處採渚花汀艸

占春多此詩既出遂有反初之禍建中靖國間

曾子開爲明其非辜乃始還其故服

范德孺崇寧之貶與山谷唱和甚多德孺有一

聯云慣處賤貧知世態飽諳遷謫見家風議者

謂此語可以識范氏之名節矣當國者能無愧

乎

王介甫在館閣時儼居春明坊與宋次道宅相

不聽順也前後集似此類者甚多往往有唱首不能逮者

崇寧間凡元祐子弟仕宦者並不得至都城晁以道自洛中罷官回遣妻兒歸省廬獨留中牟驛累日以詩寄京師媼舊其落句云一時雞犬皆霄漢只有劉安不得仙此語傳於時議者美之

政和戊戌三月雪昭德諸晁皆賦詩以晉書五

風月堂詩話卷下

二

行志著爲大異頗艱於落筆獨晁冲之叔用用王維雪圖事云從此斷疑摩詰画雪中自合有芭蕉人稱其工陳文惠以使相守鄭日嘗有後園十絕句其間一聯云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議者謂風枝鳥夢搖之語極工惜所對不相稱耳吾鄉人汪愷伯強易雨網蛛絲斷爲露葉螢光濕工詩者往往多夢之伯強畢榜及第力學不倦仕宦所至皆有聲

韓師朴元符未自大名入相其所引正人端士
徧滿臺閣然不能勝一曾布而張天覺於政和
初欲以一身回蔡京黨紹述之論難矣未幾果
罷去自西都留守徙南陽道過汝州香山謁大
悲題長句於寺中其略云大士悲智度有情亦
要時節因緣并也應笑我勞經營雖多手眼難
支撐讀者莫不憐之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老也築室嵩山下每登

風月堂詩話卷下

三

高頂回則於峻極中院援筆記歲月捐館之年
題云予今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次矣精力

雖疲而心猶未足也王輔道學士與其孫宣義

郎字元靜

志其

游嵩至中院作一絕句示宣義

君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峰頂上頭笑對

僧窻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游伯壽旣結菴玉

華峰下號玉華菴王有妾名萱艸芳艸皆秀麗

而善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艸以蘄笛

和之穀滿山谷出門不言所之牛行卽行牛止
卽止其止也必命壺觴盡醉而歸嵩前人以為
地仙云

張天覺庚寅年六月拜相唐庚子西賦內前行
所紀皆當時實事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
下聽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
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朝化作
甘雨來官家新得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

風月堂詩話卷下

四

宋也不惡我聞二公作相年人間斗米三四錢
蔡疑見其詩惡之遂中以事貶嶺外天覺相繼
亦出子西又賦益昌道中三月梅花詩云桃花
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
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未
在交游中卽今已自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
此詩亦為新進所忌

元祐間哲宗皇帝幸太學宰相呂微仲有詩四

韻其第三聯云再拜新儀瞻魯聖一篇古訓監
周王謂是日謁先聖初行再拜之禮及祭酒豐
稷講無逸也然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自天
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誠肅退禮如親弟子
則唐以來行之矣豈本朝偶未舉此禮也邪不
然安得謂之新儀哉或云本朝雖曾行而止於
再拜遂著之禮典乃從當時曲臺之請也

李義山題馬嵬一聯云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

風月堂詩話卷下

五

七夕笑牽牛溫庭筠題蘇武廟云回日樓臺非
甲帳去時冠蓋是丁年嘗見前輩論詩云用事
屬對如此者罕有

李義山文帝廟詩云可憐半夜屋前席不問蒼
生問鬼神用事如

趙周翰

亦有詩云露臺枉惜千金費却把銅山賜幸臣
可與義山並驅爭先矣

唐秦系和韋蘇州詩具銜云東海釣客試祕書

省校書郎本朝陳恬叔易隱居潁川陽翟澗上
號澗上丈人大觀間宋喬年諷監司薦于朝起
爲館閣書疏間猶不去丈人之號晁以道作詩
譏之曰東海一圭垂釣客石杲萬卷校書郎丈
人風味今如此鶴到揚州興更長其後以道謁
叔易於京師有婢應門嚴妝麗服熟視之乃故
時澗上赤脚也以道又作一絕云處士何人爲
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可憐岩壑空惆悵六六
風月堂詩話卷下

六

峰前少一家王平甫閱韓退之送石洪溫造二
處士詩序云退之善與處士作牙

館職劉彥祖寄友人詩一聯云別後頻芳草愁
邊更落花予舉似晁以道云此語酷似劉夢得
殊可喜也唐張繼宿平望詩云姑蘇城外寒山
寺半夜鐘聲到客船永叔云句誠佳其奈夜半
非撞鐘時予覽南史載齊宗室讀書常以中宵
鐘鳴爲限前代自有半夜鐘豈永叔偶忘之也

江浙間至今有之

蘇黃門評參寥詩云酷似唐儲光曦參寥曰某平生未嘗聞光曦名況其詩乎或曰公暗合孫吳有何不可

劉夢得嘉話云九日作詩欲用饒字韻苦無故實予觀隋五行志載謠言曰八月刈禾傷旱九月食饒正好則不爲無故實矣豈夢得偶未見之耳

風月堂詩話卷下

曹睽字彥達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之再世孫也氣直不苟合善屬文爲曾子開所知引其名字與其父侍讀使北睽後見芸叟於長安芸叟贈詩云故人有子早遺孤三十陞朝短丈夫但取聲名似祖德不曾辛苦謁當塗其爲名流所器重如此

太學生雖以治經荅義爲能其間甚有可與言詩者一日同舍生誦介甫明妃曲至漢恩自淺

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君不見咫尺長門閉
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詠其語稱工有木抱一
者艷然不悅曰詩可以興可以怨雖以諷刺爲
主然不失其正者乃可貴也若如此詩用意則
李陵偷生異域不爲犯名教漢武誅其家爲濫
刑矣當介甫賦詩時溫國文正公見而惡之爲
別賦二篇其詞嚴其義正蓋矯其失也諸君曷
不取而讀之乎衆雖心服其論而莫敢有和之
者

風月堂詩話卷下

八

崇寧中羅竦叔恭嘗爲予言頃赴太學秋試時
自廣陵取道隋隄見官驛中木槿花過客題詩
甚多其間一絕句云朝炊不及黔暮車不生角
故應庭下花無人見開落人亦有題字於其側
而賞嘆之者但恨不見賦詩者姓名耳竦與兄
靖仲謀俱登科亦有能詩聲

杜牧之九日齊山登高詩落句云牛山何必淚

沾衣蓋用齊景公游於牛山臨其國流涕事泛
言古今共盡登臨之際不必感嘆耳非九日故
實也後人因此乃於詩或詞遂以牛山作九日
事用之亦猶牧之用顏延年一麾出守爲旌麾
之麾皆失於不精審之故也

王立之夏均父俱以宗女夫入仕立之讀書喜
賓客黃曾直諸晁皆與之善著歸叟詩話行於
世均父名倪饒財亦好學立之晚年中風以左
風月堂詩話卷下
九
手作字均父寄詩云猶喜平生蟹螯手尚能半
幅寫行書晁以道見其詩遂與之往還立之名
直方爲人正稱其名然罕有知者

朱行中知廣州東坡自海南歸留廣甚疑其唱
和詩亦多坡還嶺北聞行中到廣士大夫頗以
廉潔少之至毗陵夢中得詩一首寄行中云舜
不作六器誰能貴璵璠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
山其末章云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至今不

貧寶凜然照塵寰紙尾又題云夢中得此詩自
不曉其意今寫以奉寄夢中分明用此色紙也
或言東坡絕筆於此詩其處行中也甚矣不欲
正言其事聊假夢以諷之耳其後行中果以此
免坡真知言哉

李義山擬老杜詩云歲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
直是老杜語也其他句蒼梧應露下白閣自雲
深天意憐幽艸人間重晚晴之類置杜集中亦
風月堂詩話卷下

無愧矣然未似老杜沉涵汪洋筆力有餘也義
山亦自覺故別立門戶成一家後人挹其餘波
號西崑體句律太嚴無自然態度黃魯直深悟
此理乃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今
之詩人少有及者此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

鄭谷都官在唐號耽句者嘗有詩云衰遲自喜
添詩學時取前題改數聯是也然氣格不高初
以鷓鴣詩得名人謂之鄭鷓鴣近世士人有贈

一貫官詩云賦令處士慚鸚鵡詩遣都官讓鷓鴣世亦多誦之而莫有能道其姓名者

東坡言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詳味此句則董秦當時無功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勇屢立戰功雖龐暴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關徵兵忠臣卽日起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卒汚朱泚僞命而風月堂詩話卷下

誅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

東坡中秋詩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紹聖元年自錄此詩仍題其後云予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時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後遇此夜宿於贛上方南遷嶺表獨歌此曲聯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日之悲但

懸知爲它日之喜也

晁察院季一名貫之清修善吐論客言東坡嘗
自詠海棠詩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
清淑之句謂人曰此兩句乃吾向造化窟中奪
將來也客曰坡此語蓋戲客耳世豈有絲造化
之句季一曰韓退之云妙語幹元造如老杜落
絮游奪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雖當隆冬沍
寒時誦之便覺融怡之氣生于衣襟而韶光美
風月堂詩話卷下

三

景宛然狂目動盪人思豈不是幹元造而奪造
化乎

賈伋爲予言文潞公出鎮長安日吾祖文元公
知許昌游公曲水園留詩云天桃穠李艷芳辰
丞相園林溼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却將佳景
付游人公得詩甚喜乃作書并封園券與文元
曰可便作園中主人也伋字仲思文元五世孫
也

鄭廣文唐諸儒多稱其善者書而不及其詩杜甫八哀詩云昔獻書画图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宮鶴悞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則與史官所載亦略相似是能画之外所能亦不少然甫於虔詩則其相推服之語不及許十四高三十五元道州輩遠甚豈其詩之工比其画不爲愧也邪不然甫於虔情分如彼論其詩不應如此略也

風月堂詩話卷二

三

僧惠崇善画人多寶其画而不知其能詩朱子京以書託梵才大師編集其詩則當有可傳者而人或未之見恐雖編集而未大行於世耳晁季一檢詩嘗爲予言歸田錄所記聖俞賦河豚云春洲生菰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效魚蝦則是食河豚時正在二月而吾妻家毗陵人爭新相聞遺會賓客惟恐後時價雖高無吝色多在臘月過上元則不復貴重所食時

節與歐公構賞聖俞絕不相同豈聖俞賦詩之地與毗陵異邪風氣所產隨地有早晚亦未可一槩論也故爲記之

有論詩者曰老杜以稷契自許而有志於斯人者故於茅屋爲秋風所拔歌其詞云安得廣厦數千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又云嗚呼眼前何如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意在是也予曰孟子論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風月堂詩話卷下

古

天下又言得志事雖不兩立而窮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能不忘澤民乃仁人君子之用也

自樂天新製布裘詩云安得萬里裘溫暖被四垠亦其例也然韓退之作謝鄭群筆詩則曰側身

甘寢百疾愈却願天日長炎曦其意與子美樂天絕不相似然退之豈是無意於斯人者但於援毫之際偶輸二老一着耳容大笑曰退之文章不喜蹈襲前人其用意豈出於此邪抑爲人

亦強於吟詠猶然果如歐梅所論也

客或謂予曰篇章以故實相夸起於何時予曰江左自顏謝以來乃始有之可以表學問而非詩之至也觀古今勝語皆自肺腑中流出初無綴緝工夫故鍾嶸云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宜窮往烈至於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羗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其

風月堂詩話卷下

五

所論爲有淵源矣客又曰僕見世之愛老杜者嘗謂人曰此老出語絕人無一字無來處審如此言則詞必有據字必援古所由來遠有不可已者予曰論事當考源流今言詩不究其源而踵其末流以爲標準不知國風雅頌祖述何人此老句法妙處渾然天成如蟲蝕木不待刻彫自成文理其鼓鑄瀉殆不用世間橐籥近古以還無出其右真詩人之冠冕也如近體格俯同

今作則詞不遺奇雜以事實掇英擷華妥帖平穩始以文爲滑稽特詩中之一事耳豈見其大全者邪予每竊有所恨故樂以礫之言告人吾子誠嗜詩試以礫言於愛杜者求之則得矣

跋

右風月堂詩話二卷得之於永城人朱伯玉家斷爛脫誤蓋北方所傳本也予嘗見北客元遺山詞謂劉九伯壽騎牛吹笛使二草和之意其得之山中故老本無所出也今其事乃具於此信乎讀者之不可以不博也故爲鈔之楮中而識於篇末如此

咸淳壬申嘉平月交年節月觀道人誌

風月堂詩話卷下

二

風月堂詩話卷之下

終

